

松阳“老银行”

(下篇)

◆徐进科

1949年5月9日,松阳解放,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松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6月,松阳县军管会接管原浙江银行松阳办事处,9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办事处,办理各项业务。1950年,办事处升格为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县支行,接着成立古市营业所,以后相继成立靖居、玉岩、江南、江北营业所。

军管会在接管原浙江银行松阳办事处的同时,也一同接管了张家墙弄内银行职工的住所。1951年1月,全县土地改革全面展开,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土改”结束,黄炎名下的田地、房屋包括曾作为浙江省地方银行松阳办事处的建筑在内的县城太平坊下10多间店面和张家墙弄内南面几间相连的房屋,以及望松乌井村的黄家大院等均被收归人民所有,田地分给翻身农民,房屋成为县房管部门管理的“公房”。

1958年11月,松阳县被撤销归并到遂昌县,松阳县降格为松阳区,这座建筑也随之降格,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遂昌县支行松阳办事处。此外,在松阳区增设了大东坝营业所,撤销了原县城江南、江北两个营业所。

1982年1月,松阳恢复建制,5月,中国人民银行遂昌县支行松阳办事处恢复为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县支行。但复县之后的支行,营业和办公地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民大街耐性桥上老新华书店上首建造的银行二层楼房,即现在的“文里餐厅”。九十年代初,在县城新扩建的新华街再建造了支行大楼,即现在的新华街105号。

从松阳解放到1982年1月的三十三年间,随着松阳县归属的几经变更,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县支行的归属管理也历经变化。1949年8月,设丽水为浙江省第七专区,10月,改称丽水专区,松阳归其所属;1952年1月19日,丽水专区撤销,自此直到1955年3月,松阳县划归衢州专区;1955年3月12日,衢州专区撤销,松阳和遂昌、宣平、衢县、龙游、江山、常山7个县划归金华专区管辖;1958年11月21日,松阳县撤销作为一个行政区并入遂昌县,仍归属金华专区管辖;1963年5月9日,复设丽水专区,遂昌、缙云二个县划归丽水专区管辖,此时的松阳仍是遂昌县的一个行政区,复归丽水专区管辖。1982年1月,松阳县恢复,重新成为丽水地区(2000年7月改市)的一个建制县。松阳这家唯一的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也随建制县的归属管理,历经了从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办事处升格到支行,又从支行降格为办事处,再从办事处复归为支行的变更。

解放初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老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松阳县支行,在行使支行职能的工作中,尤其将对松阳农业经济的信贷支持列为重点,根据《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的记载,“人民银行”特别重视“三叶”(烟叶、茶叶和桑叶)种植等方面的信贷支持,积极推进了松阳茶业、烟草和养蚕业的发展。

就支持茶业发展来说,1951年,针对解放初全县仅存茶园643亩、总产10.15吨的严峻情况,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立即恢复培植原有荒芜茶园,改进技术,提高品

质,逐渐扩大”的要求,“老银行”在组织茶叶产销供销社,发展茶叶生产方面予以了重点信贷支持。到1958年,全县茶园面积发展到7073亩,总产提高到93.6吨,比解放初增长了8.22倍。

松阳晒红烟是历代传承、享有世界声誉的品牌产业,也一直是松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解放后,“老银行”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将烟叶的扩大种植、购销和烟厂的创建等作为信贷支持的工作重点,发挥了县级支行特有的重要作用。1954年县政府垫资从外地购入豆饼7000多公斤供应烟农,烟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1949年的3850亩扩大到1958年的4843亩,总产从8004担提高到9744担;1952年,县政府向全县烟农发放免息烟叶定金,烟叶登场时收回,烟叶出口从1953年的0.051吨,提高到1958年的43.993吨;1958年4月,支持由西屏、古市刨烟合作小组组成、创建的地方国营松阳烟丝厂,年产烟丝34吨,产值8万元,实现利润1万元。

养蚕业是松阳传统的一大产业,农民素有在田边地头栽桑和养蚕自缫土丝的习惯。民国时期,省农业改进所迁至松阳,一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到1949年,仅剩省农业改进所蚕管会松阳场(县农场现为松阳师范地块)和界首私人桑园40余亩。解放后,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对这一特色产业振兴发展,1956年设立县蚕桑推广委员会,“老银行”根据县政府的要求,也将此列为工作重点,当年在水南、樟溪两乡建立了215亩桑苗基地。1957年春,在赤寿、新兴、庄门、岗寺、望松、阳溪、叶村、水南、雅溪等乡植桑80多万株,当年春蚕17张,收蚕茧550公斤。1958年,春蚕试养成功,最高单产54公斤,全年春蚕220张,产茧4.1吨。

上世纪五十年代,松阳这三大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不能说功全在“老银行”,然而作为全县唯一的金融机构,其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当不可没!

1958年11月之后,随着松阳撤销县建制并入遂昌县,“人民银行”就成了遂昌县人民银行松阳办事处,地位降低,职能削减。“人民银行”尽管已降为办事处,作用更加式微,但松阳百姓仍不改口,依然称其为“人民银行”,可见她在松阳百姓心目中,地位有多高,印象有多美好。

我老家就在太平坊下大街“人民银行”对面,小时候经常在“人民银行”和他们在张家墙弄内的住所玩,所以,对“人民银行”和她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记得在“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多是外地人,说普通话,银行井井有条的工作在他(她)们身上都表现出不一样的素养,无论男女同志,为人彬彬有礼,对我们小孩也很温和,穿着也都整洁得体,男的经常穿中山装、女的穿列宁装,仪表端庄,气质优雅,跟太平坊下大街两旁店家的职员有明显的不同,男的帅气、女的漂亮,跟本地松阳人相比,洋气得多。

松阳人都称他(她)们为“工作同志”,我们小孩跟大人叫他们男的同志,但接触不多,所以大多也没叫过,女同志接触多些,我们小孩叫她们阿姨。有的至今还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男同志中,我印象深的有三个:个子高、块头大的“李同志”,大家都叫“大老李”,说是山东南下的干部,“人民银行”的领导;个子颇长脸型瘦削的“余同志”,据说他夫妻两个都是上海人,他部队转业,经常身穿军装,能写一手漂亮的新魏体等等美术字,还会拉手风琴,妻子在供销部门工作,穿着打扮都很时尚,普通话也讲得很好听;个子不高,话也不多的是“蒋同志”,下班了,还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店堂里忙。他妻子不是“老银行”的职员,街坊邻居都叫她“蒋师母”,对人很热情,整天乐呵呵的,经常会和邻里街坊唠家常,给街坊邻居带来的也都是笑声和开心。“蒋师母”和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和我母亲最为亲密,经常相约去逛街市或去“过行”(松阳土话,即到集市上逛逛)。小时候,我们街坊和张家墙弄内的小伙伴一起,经常到他们住所玩捉迷藏,可能我比较调皮爱捣蛋,“蒋师母”还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当时就有些奇怪,一直怀疑是当时玩捉迷藏捉不到我的“砌头”告的密。

女同志有两个:一个是“董同志”,我们小时候叫她“董阿姨”,中等个子,穿着优雅整洁,对人也很亲和,普通话讲得很有韵味,特别是她叫儿子名字时,那婉转好听的腔调让人不由得也学着叫,以至于现在说起她儿子的大名,我也还是很自然地婉转着腔调。她儿子跟我二哥是小学同班同学,因此我也经常跟着上她房屋玩,房屋里地面干干净净,想扔点纸屑什么的都不敢的,临长方形天井是一溜成排的多扇窗户,都挂着洁白的窗帘,在阳光照耀之下,房屋内更显得窗明几净。有时,我们在她家玩,将一些摆放的东西弄乱了,她也不会生气,还时常拿出一些我们看都没看到过的糖果、饼干什么的给我们吃。还有一个我们都叫“叶阿姨”,个子不高,会说松阳话,她的儿子爱捣蛋是出了名的,跟我高中同过班同过桌,也是好朋友,可能是这个原因,人虽然比较严肃,但对我们在她们住所东藏西躲、爬高爬低地玩,即使经常玩得天翻地覆,也不会骂一声,总是叮嘱我们要小心些,不要摔去或扯破了衣服。张家墙弄内“人民银行”工作同志的住所,是我们小时候玩得最开心的“乐园”。

“人民银行”的营业大厅,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所谓大厅其实不大,主要是因为有当时全西屏镇上少见的“水门汀”地面,清凉光滑,很舒服的。那时,上门办事的顾客也不多,大厅很安静,“工作同志”在里面上班,拨打算盘珠子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大厅也可以让我们小孩玩的,从不会驱赶我们,我们经常相约小伙伴到这里玩“抽陀螺”,玩得起劲有时太吵了,里面上班的“同志”有时探起身,有时走出柜台,来到我们身边招呼我们几句“不要太吵”,从不厉声喝叱,我们有时贪玩,玩到他们关门还不知道回家,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柜台里人都走了,总是最后下班的“蒋同志”来关门,他和颜悦色地跟我们说“好回家吃晚饭啰”,我们才收起陀螺回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之后,“人民银行”没得玩,我们也不敢再进去了。其时“文革”正裹风夹雷、铺天盖地掀

起,“人民银行”在全松阳是比较早开始“夺权”、揪出“走资派”开批斗大会的。记得1966年下半年有天夜晚,“人民银行”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大门敞开,镇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进去听,我也挤进人群看热闹,看见“大老李”挂着一块大牌,上写着“走资派李某”字样,站在大会前台面向群众,接受批斗,那个“余同志”穿一身褪色的军装,手臂上戴着红袖章,坐在一旁的桌子边,我刚挤进前排,看见他“霍”地站起来,手掌还拍在桌面上,厉声喝叱“大老李”老实交待,“大老李”高大的身子被吓得直打哆嗦,台下都看得一清二楚,厉声喝叱也吓了我一跳,当时,我就好生纳闷,平时这个余同志不是文质彬彬的吗?怎么会变得这么凶呢?好在不理性的年月都已过去,记忆中的这一幕终究是过去的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人民大街耐性桥老新华书店上首新造了一座银行楼房,太平坊下这幢历经风云变幻、见证时代变迁的建筑,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复县之初的松阳县城还少有的这幢中西合璧、立面颇具欧式风格的建筑,也日渐为人们所淡漠、随意变迁,任性改造,曾有好长时间,房屋立面竟被贴满牛皮癣一样的墙砖。

张家墙弄内南面原来银行职工的住所,现在仍旧是“公房”,租住的是山乡来的老人抑或是在县城打工的务工人员。“公房”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整齐的格局和清亮的模样,分割成互相封闭的单元,原先的“水门汀”地面早已不见踪影,满房屋随意堆放着杂物,朝南的长方形小天井也已成了堆杂物的空间。前几天,我进去察看,跟一个姓陈的租户说起这座“公房”过去的景象,他甚为惊讶,也似乎有所明白,应该爱惜和维护好这有历史、有故事的“公房”。

可能是我久居外乡的缘故,随着岁月的增长,更加怀念故乡和小时候在故乡留下过印迹的地方。每次回故乡,站在曾经变身为西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民银行”面前,感叹良多,原本大有上海外滩那些建筑厚重洋气的味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耕社会的松阳,仍不失为现代“摩登”,在最为热闹繁华的松阳县城太平坊下也甚为抢眼的这幢建筑,其立面却曾贴满了像牛皮癣一样的条型墙砖,一楼中间是早已是没有生气的大门,右边原本的半落地玻璃窗变成了划拉拉响的卷闸门,左边更是让人叹息,原本也是半落地玻璃窗,竟摆着一个大花圈,似乎为老去的“人民银行”祭奠,二楼三个正方形的窗户虽然没有堵闭,却破碎不整,全然没有生气,原先洁白光亮的白粉墙,也因长久漏雨淋得污秽不堪,关闭的大门口停满了电动三轮车、摩托车,杂乱得好象这里从来就是个乱草窝,让人唏嘘得说不出话!

站在太平坊下,松阳县城真正的“老银行”大门前,她苍老憔悴的容颜让人心酸,看墙上钉着“历史文化建筑”的牌子,又让人生起情感复杂的感慨。走进张家墙弄里面这幢建筑里堂的大门前,小时候的许多记忆浮上脑际,说不出的味道泛涌心头,只能在心底里喃喃而语几声“老银行”。